虢季子白盤與劉銘傳

虢季子白盤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第 6 卷，「西周（二）」，頁 139 。

蔡哲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15 期 2006.10

一、虢季子白盤的來歷

清代道光年間出土的虢季子白盤（以下簡稱虢盤），銘文僅一百一十一個字（含重文）。此盤特大，是出土盤中最大者，重量高達四百八十餘斤。最初收藏者是徐燮鈞，他得到此盤之後，引起金石學家之間的轟動，如劉燕廷便廣肆蒐求陝地出土銅器。❶而該盤的拓片流傳甚廣，首先有吳雲收錄陳介祺等五家考證，爲之逐句解釋。其次劉銘傳刻《盤亭小錄》，邀集當時文人如薛時雨、徐子苓及滿人英翰等作記或序，又收錄吳雲著作的《虢季子白盤釋文》，並自作跋尾。而清代金石學者如徐同柏的《從古堂款識學》、吳式芬的《攈古錄》、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考釋》和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皆收錄此盤摹本或拓影，這些考釋大抵讓盤銘內容得以解讀。

晚近三門峽虢國墓的發掘，使得虢國的歷史更加清楚。如李學勤在〈三門峽虢墓新發現與虢國史〉中指出：「虢季子白在一件鼎銘中稱虢宣公子白，足見他是虢宣公之子，有學者推斷他即是虢文公。」❷（按：虢宣公子白鼎的銘文是作「虢宣公子白作寶鼎，用卲享于皇祖考用〔祈眉壽〕子子孫孫永〔爲〕寶用」），❸根據陳平在〈頤和園藏商周銅器及銘文選析〉中提到，「作器者虢宣公子白，就是著名的虢季子白盤的作器者虢季子白。虢季子白盤爲其未即公位時所作，虢宣公子白鼎則爲已即公位時所作，略晚，應處西周晚期的後段。即位時生稱宣公，可見至西周晚期死謚之制尚未確立，此其又一證也。」❹

二、劉銘傳獲得虢盤

劉氏出身淮軍名將，討平太平天國及捻亂，有功於清廷，又擔任首任台灣巡撫，故近人論其文治武功，率爲溢美之辭。從《盤亭小錄》中，可知劉氏以虢季子白自況，但有關劉氏得此盤之前後相關歷史，反較不易引人注目了。

❶ 吳雲，〈家清卿奉常大澂〉中提到「……虢盤之歸徐傳兼，僅以廢銅償之。自燕庭方伯蒞陝之後，不惜重貲，四出搜訪，人爭寶重，價亦騰貴。東卿先生所得之遂啓諆鼎，原舊款識，本止兩行，其餘篆文，聞爲蘇氏弟兄僞刻，此說翁叔均常言之，蓋聞諸燕翁、壽卿諸君也。……」見《兩罍軒尺牘》（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清光緒間刊本），冊五，卷一〇，頁 10 。

❷ 見李學勤，〈三門峽虢墓新發現與虢國史〉，《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7），頁 180 ；同樣意見又見於氏著，《青銅器與古代史》（台北：聯經出版社， 2005），頁 400 。

❸ 鼎銘釋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卷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 2001），頁 297 。

❹ 陳平，〈頤和園藏商周銅器及銘文選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頁 165 。

劉銘傳得到虢盤之後，中日發生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當時主政者爲翁同龢，坊間流傳，翁與李鴻章不合，致使劉銘傳未能作抗日主帥。甚至詆毀翁同龢，認爲他爲了謀取此盤不得，故與劉氏作意氣之爭，把整個戰敗責任加諸翁同龢頭上，如陳澹然所記〈書劉壯肅公碑陰〉：

> 霍山黃從默言，虢季子白盤者，劉公克常州得之，則大喜，築盤亭於所居大潛山爲樂。某氏者，常熟巨家也，出巨金購之，公不可，則請連婚媾陰圖之，公辭益堅，則大怒。❺

圖 1：虢盤拓片

引自：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2004 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　D344

❺ 見陳澹然，〈書劉壯肅公碑陰〉，《劉銘傳文集》附錄（合肥：黃山書社，1997），頁 539-540。

但也有人以爲翁同龢不重用劉銘傳是因爲和李鴻章等淮軍系有嫌隙的關係，如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中曾提到：

> 李鴻章淮軍諸將，程學啓卒後，劉銘傳功最高，望最隆……，甲午戰爭之役，時議頗主以銘傳爲大將，督前敵諸君，詔令鴻章傳旨，促入都。銘傳自以曾任封疆，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分爲重臣，……僅令直督傳諭，禮數太薄，遂辭不赴。說者謂翁同龢當國，不慊於鴻章，兼甚銘傳，故陰阻之，殆非無因。❻

後代學者不察，從陳說者如程如峰於〈劉銘傳與虢季子白盤〉提到：

> 劉銘傳珍藏虢季子白盤的消息，愈傳愈廣，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家住江蘇常熟，鄰近常州，早知虢季子白盤堪稱國寶，求之不得。他派人說項，願出重金購買。劉銘傳婉言拒絕。翁又托人說媒，願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結成姻眷。劉銘傳一笑置之，又未應允。❼

三、虢盤與劉翁之爭

程文一出馬上引起回應。如鄭南宣在〈翁同龢沒有見到虢季子白盤的證明及其政治原因〉中提到：

> 抗日戰爭前，我在漢口季生三馬路（現名前進路）一個收破爛小攤上發現翁同龢所臨的虢季子白盤銘文，附跋語「虢季子白盤舊藏合肥劉氏，海內書家爭以一睹爲快。茲得拓片，喜而臨之　翁同龢字樣。」當時我買來翁氏臨本，索價甚廉。……日寇投降後，以高價請榮寶齋漢口分店爲之裝裱，終於十年浩劫中失去，現不知浮沈何處矣！翁氏得一拓片，即喜而臨

圖 2：劉銘傳像（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9%8A%98%E5%82%B3）

❻ 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頁 469。類似記載甚多如《清史稿劉銘傳傳》：「甲午中日之役，……時翁同龢當國，素忌淮軍，故但使鴻章促其出，而延不降明詔，實陰尼之云。」

❼ 程如峰，〈劉銘傳與虢季子白盤〉，《文物天地》1987.5：33-35。

之，並謂海內書家爭睹此物。於此可見翁氏之重視虢季子白盤並證明他始終未達一睹爲快之願望。至於劉銘傳之所以不讓翁氏一觀者，其中或有政治原因。劉銘傳爲淮軍將領，屬於李鴻章軍事集團中人。李鴻章爲慈禧后黨人物，翁同龢固光緒帝黨中也。翁李二人相互水火。劉銘傳或不願也不能與翁氏交往而導李鴻章之不歡也。❽

翁氏後裔翁開慶繼之對程、鄭回應，在〈關於翁同龢與虢季子白盤〉中提到：

程如峰謂：「翁同龢早知虢季子白盤。求之不得。他派人說項，願出重金購買。劉銘傳婉言謝絕。翁又托人說媒，願把女兒嫁給兒子結爲姻眷。劉銘傳一笑置之，又未應允。」這一情節與事實不符。按高叔祖翁同龢膝下並無子女；他雖官高但並不富有，常看到精品而無力購買，這在《翁文恭公日記》內是有記載的。在此願爲指出程文之誤。

我三弟興慶（旅居美國）家中舊藏《虢季子白盤銘文》朱拓一張，上有翁同龢首書題記：「陽湖徐燮鈞令關中購得之，歸毘陵矣。」以此可見這件寶物從劉銘傳處歸諸徐燮鈞手中。現在看到鄭南宣先生文中提到曾收得翁同龢臨虢季子白盤銘文並附跋語：「虢季子白盤舊藏合肥劉氏，海內書家爭以一睹爲快，茲得拓片，喜而臨之，翁同龢。」是否就是臨我三弟興慶手中那件拓片？❾

圖 3：翁同龢像（引自：「人民網」http://unn.people.com.cn/BIG5/22220/39486/39498/3074435.html）

毘陵爲常州舊名。翁開慶爲翁同書之四代孫，爲翁之熹之子，與翁興慶爲親兄弟，但翁興慶又出嗣翁之廉，翁之廉承重繼嗣翁同龢。故翁興慶爲翁同龢後人，後改名萬戈。由翁開慶所引翁同龢藏的虢季子白盤朱拓之題記，以及鄭南宣曾擁有之翁同龢所臨之臨本，可知翁同龢是知道此盤曾落在徐燮鈞及劉銘傳手上。但虢季子白盤是從徐燮鈞處歸諸劉銘傳手中，並非從劉銘傳處歸諸徐燮鈞手中，這一點是翁開慶沒有注意到的。

程如峰在鄭文發表之後又撰另一篇〈劉銘傳與虢季子白盤〉中提到：

❽ 鄭南宣，〈翁同龢沒有見到虢季子白盤的證明及其政治原因〉，《文物天地》1989.2：9。
❾ 翁開慶，〈關於翁同龢與虢季子白盤〉，《文物天地》1989.4：32。

與劉銘傳同時代的翁同龢，年齡、學問和官位都在劉銘傳之上，書法自成一家，嗜古成癖。他世居江蘇常熟縣，距常州很近，早知常州徐家從陝西運回一個虢季子白盤，後來轉入合肥劉家。他曾經獲得虢季子白盤銘文的朱色拓片一張，如獲至寶，朝夕臨摹，還在摹本上題道「虢季子白盤舊藏合肥劉氏，海內書家爭以一睹爲快，茲得拓片，喜而臨之。」對拓片尚且愛不忍釋，對寶盤怎不求之若渴？他託人說項，願以重金購買寶盤，被劉銘傳婉言謝絕；他又請人說媒，欲與劉銘傳聯姻，永結秦晉之好，劉銘傳又一笑置之，就這樣翁、劉二人出現了裂痕。⓫

程文所說的「對拓片尚且愛不忍釋，對寶盤怎不求之若渴？」這完全是一種想當然耳的臆解之辭。翁開慶所說的「高叔祖翁同龢膝下並無子女」是強而有力的證據，但不知是程如峰沒看到還是無視翁文，事實上翁同龢不能生育，這在一些談近代掌故書上都有提到，如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云：

潘祖蔭有潔癖，不與其妻同寢處，已據所聞述之。頃閱陳慶溎歸里清談，則潘氏乃天閹也。據云：「尚書天閹，與翁常熟同，一門生不知，初謁時，詢問老師幾位世兄，尚書曰：『汝不知我天閹乎』。」同光間，潘、翁齊名，號爲京朝清流宗主，而竟復同爲天閹，斯亦奇矣。⓬

但在程如峰之前，姚永森在其所著《劉銘傳傳——首任台灣巡撫》中曾提到：

後來，在回鄉休假期間，劉銘傳請當時安徽霍山縣一位名叫黃從默的老儒生考證了銅盤的來由。原來，這個銅盤全名叫「虢季子白盤」……黃從默先生還告訴劉銘傳，這個銅盤是在清道光年間（公元 1821 至 1850 年）常州一名叫徐燮鈞的人任陝西郿縣知縣時，從古代西虢國所在地陝西寶雞民間獲得，帶回常州。

太平天國佔領常州後，徐家作爲仕紳被掃地出門，銅盤遂落入護王陳坤書的馬弁手中。馬弁不知是寶，見其腹深，便作爲馬槽盛放草料餵馬，劉銘傳獲此國寶，欣喜若狂，就在劉老圩內蓋了一座盤亭，並作《盤亭小錄》記敘此事。

……還在劉銘傳公元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四年（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十年）歸鄉賦閒時，大江南北文人名士聞風前來觀賞此盤，人人嘆羨不已。消息很快

⓫ 程如峰，〈劉銘傳與虢季子白盤〉，《歷史月刊》55（1992）：74。

⓬ 見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頁 149。（案：類似的文獻，亦出現在胡思敬《國聞備乘》有「天閹」條：「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謂之天閹，同時在位大臣若大學士翁同龢，禮部侍郎張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見《近代稗海》第一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 307。）

傳到京師，驚動了光緒皇帝的師傅、刑部尚書翁同龢。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他不僅詩文自成一家，而且對古文物酷愛如命。聽說劉銘傳獲虢季子白盤這件國寶，他就托人前來劉老圩說項，願意出重金購買。劉銘傳一聽怒火三丈，以生硬的態度回決了說客。說客悻悻而歸，如實稟報。翁同龢仍不甘心，又叫人前來說親，願意將女兒下嫁劉家，做劉銘傳長媳以通秦晉之好。劉銘傳左思右慮，認爲根子還在虢季子白盤上，就以不敢高攀之語，謝絕了這門親事，翁同龢大爲掃興，和劉銘傳從此交惡。⓬

姚說主要是從陳澹然之說而來，最近已受到不少學者的駁斥，在謝俊美〈翁同龢與劉銘傳的交往〉中提到：

關於翁同龢有無謀奪國寶虢季子白盤一事，除了前面我們提到劉氏曾向翁同龢「贈虢季子白盤拓本」外，再也未見過有關這方面的文字記載。而且這裡講得非常清楚，是劉氏本人主動「贈送」白盤拓本。翁同龢因平素喜愛碑帖字畫，愉快地接受了劉氏的贈敬。劉氏獲虢季子白盤在 1864 年（同治三年）春，同年年底奉旨剿捻。白盤送藏老家當在是年。 1872 年～ 1884 年劉氏賦閒家居，築盤亭當在此間。而江南文人競相來此觀寶亦當在此間。查這十多年中的翁同龢日記，並無翁劉往來記載的內容。……至於姚永森先生書中所說的：「公不可，則請聯婚媾陰圖之」，「謀以女兒許婚劉氏長子盛芬」，更屬無稽之談。翁同龢先娶蕭山湯金釗孫女湯松爲妻，結婚十年，未育子女。續娶陸氏，也從未生育。翁同龢四十歲時，由母親許氏出面主持，將翁同爵之子翁曾翰立爲嗣子，但翁曾翰在 1878 年因患傷寒不幸去世，所遺兩子德孫、安孫也因「咯血症」相繼夭折。 1904 年翁同龢去世後，經翁家後人公議，由翁同書曾孫翁之廉承重繼嗣。翁同龢一生未曾生育過子女，何來女兒嫁給劉氏長子盛芬。既然事實不存在，那麼，陳、徐、姚諸輩的說法也就不成立。⓭

⓬ 姚永森著，《劉銘傳傳——首任台灣巡撫》（北京：時事出版社， 1985），頁 47-48 。

⓭ 載於海峽兩岸紀念劉銘傳逝世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組織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編，《海峽兩岸紀念劉銘傳逝世一百週年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 1998），頁 374-375 。按：與謝氏相同意見者，亦見於同書朱育禮，〈翁（同龢）劉（銘傳）交惡說質疑〉一文中，提到：

翁同龢先嗣次兄弟爵幼子曾翰為子，咸豐八年（1858 年）舉人。同治三年（1864 年）劉銘傳獲虢季子白盤時，翁曾翰 28 歲，早已娶工部尚書張祥河之女為妻。翁同龢無女，亦不存在嫁劉盛芬事。我曾看到翁同龢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續修的翁氏族譜，族中近支都與世族、即便是清寒的世族聯姻，但沒有與武臣子女通婚的，除非武臣弟子本身有科名。翁同龢為官清廉，不取非分之財，這一點連莊練先生也做了肯定。

以及同書翁飛，〈甲午年劉銘傳「屢召不出」原因辨析〉：

其次，翁劉之間，因虢季子白盤結仇，也尚有存疑之處。史家皆知翁同龢不能生育，是所謂「天閹」，僅有一嗣子曾瀚是由次兄爵出繼的。何來女兒？又何有以女兒與劉氏子嗣婚媾之說？翁同龢本人酷愛金石文物不假，但若以此嗜好而因私害公，進而挾嫌報復，則有點不可思議了。

事實上翁同龢本人爲官清廉，也不至於去巧取豪奪他人的東西。⓮但是，在後來坊間卻有他喜歡收藏青銅器之謠傳，如在易宗夔著的《新世說・卷七・假譎》中記載著如下的軼事：

>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翁視之，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玩賞。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熏染硬紙而成者，眾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棄之。⓯

此記載不足信，因爲在《翁文恭日記》中未有收買銅器記錄，且在翁家後人的手上亦未聽說有任何青銅器的收藏。此事所說用硬紙來冒充青銅器的古色斑斕與重量，在材料學上是站不住腳的，很可能是政治上對手編造中傷翁氏之謠言。

四、劉銘傳獲得虢盤考證

有關劉銘傳與翁同龢虢季子白盤之爭論，並非本論文所要詳加探討的議題，所欲探究的是劉銘傳如何獲得虢季子白盤的源由。

（一）戰利品說

近人所探討此問題往往未加深究，如近人陸懋德在〈虢季子白盤研究〉一文中說：

> 可知此盤發現的年代約在前清道光年間，而其出土地是在陝西寶雞虢川附近，據說當時是一農人由地下掘出，隨後即用以盛水飲馬，有一徐姓縣令因公下鄉，見其花紋奇異，只出制錢數千的代價，即將此盤據爲己有，由是此件富有歷史價值之古物，即隨徐而至江蘇常州，此後太平天國取得常州，又歸某王所有，又其後清劉銘傳攻破常州，即歸劉氏所有。當此展轉易主之時，必然又經過殺人奪貨之事，所幸此盤體大質厚，全身未受損失，斯亦難得而可貴矣。⓰

⓮ 詳見謝俊美，〈學術操守篇〉，《翁同龢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99-333。
⓯ 易宗夔，《新世說》（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1982），卷七，〈假譎〉，頁 17B-18A。
⓰ 陸懋德，〈虢季子白盤研究〉，《燕京學報》39（1950）：228。

陸氏指出虢盤「當此展轉易主之時，必然又經過殺人奪貨之事」是有其見解，但虢盤最早的發現者是農人，徐燮鈞雖然出制錢數千的代價就把它買下來，在當時並沒有保護古物出土的辦法，徐氏得盤仍算光明正大，不能用「據爲己有」這樣的說詞。

根據劉銘傳《盤亭小錄・跋》自己所說此盤是：

> 虢季子白盤，余於同治甲子夏四月克復常州，得之僞護王府中，其狀碨磊而矬，大數圍，重不可舉，黝然澤如元玉，扣之清越以幽，意其非常物也，心竊識之。方余軍常州時，常州地阻水，賊壁隘死守，梟悍善鬥；我軍肉薄城下，觸冒鋒刃，苦戰數月，既久而城拔，豈意今者復見昇平、文物之盛，以有林泉遊觀之娛，而日婆娑於茲盤之側耶！盤之在賊中也，閱時數稔，諸賊奴腥穢拉投，泥水膠沍，余拂拭而薰沐之，摩其腹，得銘刻總一百十有一文，以意讀之，不能盡曉，私心自忖，倘鞍馬獲閒，退而與一二好古淹博之士稽考審釋，庶以無負乎是盤之遭。比舁歸山中，而余又曰在前行。去年春蒙恩假歸，因爲亭庋盤其間，既得歸安吾觀察記與其釋文。同里徐君易甫適來山中，因請爲記，是盤燦乎郁然與夏鼎、商彝後先著名於世。於是四方求觀者日益眾，爰命善工精拓若干本，以吳氏原記並釋文梓坿於後，而識其巔末……同治壬申冬十月大潛山人自跋。⑰

《盤亭小錄》中亦收錄吳雲〈虢季子白盤銘攷〉，內容記載吳雲曾經於太平天國期間佔領常州之前，拜訪器主徐燮鈞，並製作拓片。如下文所載：

> 是盤，道光年間常州徐傅兼宰郿時所得，後載歸其家。云盤出寶雞縣虢川司地。……余於咸豐己未詣徐氏訪此盤，摩挲竟日，既手拓其銘文，復依器之形製，屬汪嵐坡泰基縮摹於冊，並錄陳壽卿介祺、呂堯仙佺孫、張石洲穆、翁叔均大年、瞿珍之樹寶五家攷證。余又參以管見，爲之逐句詮釋，付梓行世。庚申之變，版遭劫火，迨常郡收復，徧訪此盤，亦杳無踪跡。……同治乙丑冬日歸安吳雲記。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吳雲他說：「迨常郡收復，徧訪此盤，亦杳無踪跡。」到底此盤下落如何，吳氏並未明講，有趣的是劉銘傳《盤亭小錄》特別找了徐子苓做了一篇記，應該是針對吳雲此句話而來。如下所云：

> 蓋常州之陷，咸豐庚申之夏。山人得是盤以歸，同治甲子四月。而吳氏《虢盤記》成於同治乙丑，距克常州時才一年，宜其有亂後是盤杳無蹤跡云云也。

⑰ 見劉銘傳所私刻，《盤亭小錄》跋（同治癸酉春季刊於邗江有次）；是篇亦收於《劉銘傳文集》，頁 114-461 。

當時劉銘傳亦請了當時的名士薛時雨作了一篇〈盤亭記〉，把虢季子白盤的征伐玁狁和劉銘傳的攻克常州來相比況，特別強調此盤得自僞府而來：

> 今伯相李公南定吳、越；北清齊、魯、宋、衛、晉、鄭之疆，山人亦所在爲先行。子白孔顯又光，用錫承馬弓矢（拉盤銘），山人亦拜土田附庸之賜；子白用鉞政蠻方，山人亦秉律專征，兩千餘年，若一符節。盤故在常州僞府中，山人以同治甲子赴常州得盤，辛未罷軍歸合肥，迺置亭庋之。癸酉二月來建康，余獲覩其所拓盤銘，遂爲之記，使世知斯盤之瑰奇偉麗。幸而一出而不霾蝕摧剝於庸夫庶子之手者，自山人始也。……全椒薛時雨。⓲

滿州人英翰所作之序，強調此盤乃得自太平天國之賊徒手中：

> 虢盤晚出，其橫遭兵燹而溷於賊徒，以視石鼓文散落民間、仲山甫鼎銘播越于南單于，也大略同。余未見虢盤，讀省三所錄，于其形製、斤兩並其音釋，詳哉其言之矣。⓳

這些說法在清代的金石學者口中廣爲流傳，如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四・虢季子白盤》中曾寫道：

> 右劉省三中丞銘傳器銘……道光間陽湖徐傅兼燮鈞宰陝西郿縣，得之寶雞虢川司諸城，劉燕廷觀察云出郿縣禮邨田間溝岸中，徐載歸其家。咸豐庚申常州陷於賊，同治甲子劉中丞克復常州，得此於僞護王府中，舁置大潛山房築亭居之，號爲「盤亭」。徐子苓爲之記，吳雲爲之釋，盤亭小錄載之綦詳。光緒甲午心源典試河南，開封守吳仲懌以此拓見贈，爲言乙酉冬間亭燬盤存，令翦貼之，釋文行數字書即原式。⓴

（二）購買說

但是也有不同的說法，認爲此盤乃劉銘傳在克英山時買來的，如柴萼《梵天廬叢錄》冊二，卷六，〈劉銘傳二則〉：

> 劉生有貴相，少爲匪，爲六安州知州鄒季皋所獲，驚謂之曰：「汝相伏犀覺頂，將來位望在我上，苟能革面洗心，我當以全家保汝。」……克英山時，

⓲ 按：薛時雨，〈盤亭記〉，見劉銘傳所私刻，《盤亭小錄》；又見《劉銘傳文集》，頁 458 。
⓳ 見劉銘傳所私刻，《盤亭小錄・序》；又收錄於《劉銘傳文集》，頁 447 。
⓴ 劉心源，〈虢季子白盤〉，《奇觚室吉金文述》四（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 影印出版），頁 17 下-18 上。

見有以銅器作馬槽者；文案某君，乃好古之士，觀察其文，乃虢季子白盤也。以價購得而獻諸鄒，鄒終不受，乃於藏家。㉑

（三）奪取說

不管是劉心源或柴萼之說法都是不可靠的，因爲知道此盤之始末最清楚者應當是吳雲。而吳雲在致陳介祺的書信中，曾提到他當面曾問過劉銘傳，《兩罍軒尺牘》卷九，〈陳簠齋太史介祺〉：

……毘陵被陷，虢盤汔不知下落，或傳在劉省三軍門處，曾經晤詢，唯唯否否，或秘不肯宣也。舊有虢盤攷一冊，曾錄大著，特寄省覽……即當編入虢盤攷。……㉒

陳介祺在有關虢盤之信函中已知此盤爲劉銘傳所得，其《秦前文字之語》卷四，〈致吳雲書〉：

「同治十一年壬申九月四日」信中附箋提到「尊刻虢季盤（聞盤歸劉省三軍門），似未甚精，圖亦似有未合。既以古文字爲朋，自必恕我狂直耳。」㉓

吳雲信中所說的「曾經晤詢」，而劉銘傳的回答「唯唯否否」，這裡所透露出劉銘傳的不自然忸怩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如果該盤確是如他所說，自太平天國護王府得來，既可光明正大的坦承此事，何況當時除了陳介祺之外的金石學家，大多知道此事，譬如孫詒讓《籀膏述林》卷七：

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燹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合肥。

孫氏特別隱晦虢盤爲劉銘傳所得之事，不但用「達官某」，又指出「今在廬州合肥」，這和吳雲所說的「亦杳無踪跡」相同，這都是因爲有忌諱的關係。然而清朝金石學者

㉑ 見柴萼，〈劉銘傳二則〉，《梵天廬叢錄》（台北：禹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6〔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石印本〕影印），冊二，卷六，頁 14-15。

㉒ 見吳雲，〈陳簠齋太史介祺〉，《兩罍軒尺牘》（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冊五，卷九，頁 2-3。

㉓ 陳繼揆整理，《秦前文字之語》（山東：齊魯書社，1991），頁 216；又頁 152：「子白盤爲劉省三收復常州所得」。（有關虢盤之信札，見於史語所藏吳雲手札：

寄上潘氏吉金拓本一冊、又敝藏四種：周瞿、封敦、庚贏卣、秦量，又楹帖拓墨三副、一祝希哲、一金冬心、〔案：作者旁加『尚可續寄桂未閣、何義門、□江上、三種、』〕一高江邨，又書二冊、一虢盤攷、一東海廟碑、□□、又棉紙樣一張。　　退樓頓首

「……疾病精力萬萬不逮吾兄，拙著彝器圖說雖已刻竣〔案：作者旁加『現在正須修削，舛譌尚多，甚費力也。』〕，而南中自兵燹以後，手民之劣，以及紙張刷印，無一可以入目。」）

此信可能是吳雲答覆陳介祺所云：「尊刻虢季盤，似未甚精，圖亦似有未合。」

方濬益特別指出，乃劉銘傳從虢盤最早之購藏者徐家所拿走的。見於《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七：㉔

> 右虢季子白盤銘一百一十一字，陽湖徐傅兼大令燮鈞舊藏密器，今歸合肥劉省三中丞銘傳。據拓本摹入。此器出陝西寶雞縣虢川司，舊在驛中飼馬。道光中，大令宰郿縣，識爲古器，罷官後輦致南中。同治三年，淮軍克常州，中丞方以提督領兵，復自徐氏故宅攜歸六安別墅，建亭以覆之，今遂爲淮南第一重寶。

那麼劉銘傳在其《盤亭小錄・跋》中提到「虢季子白盤，余於同治甲子夏四月克復得之僞護王府中……盤之在賊中也，閱時數稔，諸賊奴腥穢拉投，泥水膠沍……」，此說法乃不可靠的。因爲若此物是寶，被護王陳坤書搶走，也不會將此重寶隨意放置，當作垃圾桶一般。而劉銘傳如何得到這虢季子白盤的前後因果，到後代也演變爲神奇的故事。如姚永森的《劉銘傳傳》中，將此事列爲「常州獲寶」：

> 公元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同治三年四月六日）劉銘傳率部占領常州後，住在原太平軍陳坤書的護王府。……一天晚上，劉銘傳在護王大廳裡聽到院中有金屬撞擊的聲音，以爲有刺客潛入，大驚失色，立刻傳呼眾多親兵趕到院中搜索。裡裡外外搜遍，他們未見任何人影，再仔細聽聽，原來聲音是從馬廄裡傳出，循聲搜去，才知是馬籠頭上的鐵環撞擊馬槽發出的叮噹之聲。馬槽向爲木料所制，爲何有此清脆聲音？劉銘傳心生疑問，當即命令士兵用燈籠照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看不清楚，劉銘傳就伸手去摸，只覺得浸涼冰手，原來是一個金屬物體。第二天一早，他又好奇地走來，叫士兵把馬槽洗刷乾淨，這時才看清楚是一個銅盤。……後來，在回鄉休假期間，劉銘傳請當時安徽霍山縣一位名叫黃從默的老儒生考證了銅盤的來由。原來，這個銅盤全名叫「虢季子白盤」，是公元前八百一十六年時周宣王時代的產物，……黃從默老先生還告訴劉銘傳，這個銅盤是在清道光年間（公元 1821 至 1850 年）常州一名叫徐燮鈞的人任陝西郿縣知縣時，從古代西虢國所在地陝西寶雞民間獲得，帶回常州。太平軍占領常州後，徐家作爲士紳被掃地出門，銅盤遂落入護王陳坤書的馬弁手中，馬弁不知是寶，見其腹深，便作爲馬槽盛放草料喂馬。劉銘傳獲此國寶，欣喜若狂，就在劉老圩內蓋了一座盤亭，並作《盤亭小錄》記敘此事。㉕

㉔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七（上海：商務印書館，1894 年成，1935 年刊），頁 17-20。

㉕ 參姚永森著，《劉銘傳傳——首任台灣巡撫》，頁 46-50；流泉、王世建、黃沙編，《塵埃歷盡——中國珍

前舉程文亦大略相同。在《中國文物報》中也載有這個故事：

> 淮軍將領劉銘傳率軍與太平軍作戰于常州。一日夜，他巡視城防，走進原太平軍護王陳坤書府，聽到廳旁戰馬籠頭上的鐵環碰撞「馬槽」沿發出叮噹之聲，用燈照看，爲一大型銅盤。次日，令人將盤洗刷乾淨，發現盤底有古文字。經鑒定才知是稀世國寶。㉖

這一類記載目前在相關網站上更是到處可見，只要在搜尋網站上打出「虢季子白盤」，就能看到不少。這個故事的根據，大概是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在 1955 年出版的《虢季子白盤影印拓本》的「說明」而來。此「說明」如下：「太平天國失敗後，曾作馬槽，爲清將劉銘傳所得。」

現在講到虢盤作爲馬槽事，最早由方濬益提出（詳參前引文），但方濬益提到的乃是徐燮鈞得到虢盤的始末，不知何故，竟轉移到劉銘傳的身上，變成劉銘傳因緣際會發現虢盤的事蹟。方濬益曾當過江蘇南匯、奉賢等地知縣，他敢說劉銘傳從徐家故宅拿走虢盤，定有其根據，而且《綴遺齋彝器考釋》是在方氏歿後三十六年（1935）才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刊行。㉗因此，方氏之言應屬可信。

五、結語

最後，談到劉銘傳此人在歷史上的評價，開缺返鄉回合肥時，富可敵國，僅次於當時人們批評「相國合肥天下瘦」的李鴻章，如蘇同炳《劉璈傳》中載其致富的原因：

> 費行簡所撰《近代名人小傳》中的〈劉銘傳傳〉說，劉銘傳家貲豪富，在皖北的富名僅次於李鴻章。李鴻章爲北洋大臣二十餘年，所經辦的電信、鐵路、輪船事業及創辦北洋海軍等耗貲巨億，這其間所獲致的巨額回扣，足以使他成爲富甲一方的豪門。劉銘傳出身貧家，並無此項財源，其財富從何而來？這可以看清人徐宗亮所撰《歸廬談往錄》中的一段話爲參考。……據此云云，可知淮軍將士之所以能致富，其途徑有二。一是克復城池時之擄掠所

實文物蒙難紀實》（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頁 28-35。而網路及報章雜誌（如《北京日報》）、小說（如唐浩明，《曾國藩黑雨》〔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51-253。）等中提到「虢季子白盤」，都曾言此實盤再被劉銘傳發現的「奇遇記」。

㉖ 木子，〈「虢季子白盤」軼聞〉，《中國文物報》1990.1.18。

㉗ 詳見拙作，〈方濬益的金文研究和成就〉，《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會議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編印，1993），頁 693-714。

得，一是封存敵軍存米後的米價所得。擄獲物之來源或爲敵方兵將，或爲當地富户，其所得多歸於兵弁，當然亦有轉獻予統將的；至於封存敵軍存米以後由李鴻章出價收購，其所得就幾乎全歸統將所有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江南富庶之地，盡爲淮軍所攻克，其中又以「銘軍」之戰功最盛。然則劉銘傳以銘軍統領地位而致巨富，當然爲事所必至，然其來源則實出自戰爭中之擄獲也。劉銘傳在戰爭中靠擄獲而致巨富，其致富來源並不光明，其操守與品德皆無值得表率屬僚之處。本身之道德水準及操守如此，猶以貪罪劾人，眞所謂己身不正而欲正人，其事不亦大可笑乎？不過，這大概就是清代末年的一般政治狀態。㉘

費行簡所撰《近代名人小傳》「劉銘傳」條下，云「至臺灣治績，則赴任後南洋三百餘萬協濟之款，九年間全臺徵入之帑，僅造成不及百里鐵道一，而其私家之富，在皖北僅亞於鴻章，取予之道，更可知矣。」㉙劉氏所造的鐵路係完成台北至基隆的一小段，台北至新竹爲繼任者邵友濂所完成，這樣的政績，可以說是利用重大工程來舞弊營私。

湘淮軍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很多將領解甲歸田俱成巨富，有的廣置田產，有的大起豪宅，有的妻妾成群，劉氏三者兼而有之。劉銘傳在克復常州之時，由徐燮鈞處搶得虢盤，其實也是在戰爭過程當中屢見不鮮的例子之一而已。㉚然附記於此，意欲於學術史中，對於該器的流傳及收藏經過，作一個釐清及辨析。當初劉銘傳得此盤喜不自勝，爲之造盤亭、編《盤亭小錄》，但是後來其故居遭祝融，亭毀而盤存，然長子劉盛芬卻因此事身亡，也算是憾事一樁。㉛劉銘傳於太平天國常州之役，自虢盤收藏者徐燮鈞手中，奪取了虢盤，既不是攻克護王府得來的戰利品，也不是購來的。

＊本文初稿曾收入於《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81-293 。

㉘ 見蘇同炳，《劉璈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第十八章，〈充軍至死〉，頁 236-237 。

㉙ 見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劉銘傳」條。收錄在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13》（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 576 。

㉚ 沈梓，《養拙軒日記》中提到湘淮軍平定蘇州之後，「舊居蘇城之紳富者入城認屋，並挈眷口而歸，中途爲官兵（湘淮軍）所劫。時，官兵以克省城功，驕極矣。此子女衣帛視爲固有物。官紳婦女多有被劫去者。此百姓見厄官兵之患也。」此轉錄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下卷（香港：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頁 2260 。

㉛ 參羅剛，《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下（台北：正中書局，1983），頁 1224 。時劉銘傳在台。